



儿子， 你要活下去

STAY ALIVE, MY SON

〔法〕品雅特海 著
李广平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儿子， 你要活下去

STAY ALIVE, MY SON

〔法〕品雅特海 著
李广平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Copyright © 1987 by PIN YATHAY
Copyright licensed by Editions de l'Archipel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儿子, 你要活下去 / (法) 品雅特海著 ; 李广平译

.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Stay alive, my son

ISBN 978-7-5360-6815-5

I. ①儿… II. ①品…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911号



Foreword by David Chandler. Copyright © 2000 by Cornell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李秀敏

责任编辑: 林贤治 秦爱珍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儿子, 你要活下去
ER ZI, NI YAO HUO XIA QU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0.25 1 插页 |
| 字 数 | 220,000 字 |
|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定 价 | 36.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中文版序言

真没想到，我的回忆录将要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消息传来，我又惊又喜。此时此刻，我在美丽繁荣的法国诺曼底多维尔（Deauville）海滨为中文版写序，海风习习，有隔世之感。真不敢相信，三十多年前，祖国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我九死一生，只身逃出，活了过来。

1975年4月柬埔寨内战结束后，万万没有想到，我从小就安居乐业的柬埔寨没了，不但和平没盼来，反而全国到处腥风血雨。红色高棉的“革命”以天下为敌，他们的车轮一定要碾碎国家，碾碎人民，碾碎文化：个人，家庭，社会，知识，信仰，所有正面的感情，甚至爱，都要统统消灭。他们的企图很多都得逞了。柬埔寨全国成了极权意识

形态的实验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仇恨，恐惧，毁灭。城市，财产，货币，市场，教育，艺术，一律取缔。数百万人被赶出家园，强迫做苦役，被饿死，迫害死了。全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在短短的二十七个月内，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全家十七口人都没了，还有无数的朋友。我宝贵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剩下的只有记忆。

我想要让这些记忆在这本书中活下去。我想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父母，我的孩子们，我的妻子，我的兄弟，我的侄儿，我的堂表兄弟，是怎样被残酷害死的。但是，我也想要表明，我和我全家的苦难代表了数百万同胞的遭遇。亲爱的读者，我想要你们看看，狂热盲从会怎样扭曲正义平等的理想，只落得野蛮的压迫，贫困的平等。

谢天谢地，柬埔寨大难不死，激进的红色高棉统治只持续了三年八个月二十天。1979年1月，越南像摘下一个熟透的果实一般拿下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被赶下了台。全国人民几乎都欢迎越南出兵，把他们从波尔布特杀人无数的乌托邦下解救出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柬埔寨人越来越敌视外国长期占领自己的国家，敌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新政权，越南匆忙扶持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到了1979年年底，数十万柬埔寨同胞冒着种种危险，在可怕的条件，逃到了泰国。

有些人在海外寻求居留权。大多数人作为难民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里关了多年。抗击越南的抵抗运动到难民营招人。抵抗运动由三派组成：一个是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统一阵线，一

个是前首相宋双（Son Sann）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阵线，还有一个强硬派：红色高棉。1982年6月，这三派组成了流亡联合政府，不仅中国支持，西方各国也支持，并且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

接着打了十年的游击战，一直打到1991年10月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为止。巴黎和平协定正好赶上冷战结束。柬埔寨的联合国过渡政府（UNTAC）负责执行巴黎和平协定。尽管很多人批评联合国过渡政府有种种缺点，但是它毕竟和平遣返了在泰国避难的360000名柬埔寨人，并于1993年5月组织了柬埔寨第一次公正的全国普选。

尽管红色高棉又抵制又恫吓，选举基本上还是平静的。四百七十六万登记选民中，大约90%参加了投票。选出了议会，议会通过了根据自由民主原则制定的宪法。君主政体恢复了。

在柬埔寨的联合国过渡政府（UNTAC）撤走之后的若干年里，柬埔寨对外开放，经济增长，政治生活虽然不稳定，但是多元化。2011年，经过四届全国普选之后，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均已初具雏形，但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各项民主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只有这样，才能把柬埔寨变成一个自尊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国家。

1998年红色高棉组织彻底崩溃，内部大清洗。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其他高层领导人叛逃的叛逃，投降的投降，被新政府捕获的捕获。这些人是：“第二老大”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交部长英萨利（Ieng Sary，译者注：此人已于2013年3月14日

病死），英萨利老婆、前民政部长英蒂丽（Ieng Thirith），“屠夫”塔莫（Ta Mok），头号刽子手杜赫（Duch），此人真名康克由（Kaing Guek Eav），主管红色高棉主要的秘密灭绝营S21。

除了杜赫（Duch）病死之外，其他人现在均已收监在押。2005年成立了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The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 of Cambodia，缩写：ECCC）。现在，审判正在进行中，但是进程非常缓慢。迄今为止，审了五年，只有杜赫（Duch）一人被起诉定罪（判监35年，后减为19年）。2010年就审完了，但是终审判决还没有判下来，因为杜赫（Duch）和公诉方都已经上诉。至于其他四个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预审已于2011年6月开始听证，据“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说，审判还要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

必须把这些大屠杀的凶犯绳之以法，这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必须履行的道义责任。审判也给柬埔寨人民，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世人能够了解这场人权悲剧的全部真相。只有通过公审，柬埔寨历史这黑暗的一章才能够合上。只有惩罚了这些犯罪分子的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柬埔寨人才会最终治愈他们过去的伤痛。还有些人没有犯罪，但是他们这样那样卷入过红色高棉运动。只有把罪犯绳之以法，柬埔寨人才能宣告所有这样的人无罪。必须彻底清算红色高棉的罪恶和暴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再逍遥法外，才能消除柬埔寨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反过来，还会加强真正的民族和解，促进我生身故国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很多次了，这次应该锲而不舍地支持下去，直到最终判决。必须做出一个充分的、公正的、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干扰的司法判决，惩罚红色高棉政权的罪恶，这不仅是为柬埔寨人民伸张正义，而且也是维护新的千禧年整个人类文明的尊严。

历史上有组织的犯罪层出不穷，杀人如麻的事件比比皆是。但是，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人命丧失之惨重，整个社会制度破坏之惨烈，是史无前例的。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实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之一。它活生生地证明了，一旦暴政向人民宣战，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常言道，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一定要擦亮历史这面镜子，让它永不模糊，从而拥有一个清晰的历史感。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我祈求这部回忆录能有助于防止这样的浩劫再次发生。若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家人，我几百万柬埔寨同胞也就没有白白死去。

品雅特海

PIN YATHAY

2011年7月于法国诺曼底多维尔（Deauville）

英文原版译序

品雅特海（Pin Yathay）写的第一部披露柬埔寨杀人场的书是1979年底用法文出版的，书名是《杀人如麻的乌托邦》（L' Utopie meurtrière），读后萦绕于心，久久不能忘怀。当时，他已经逃到泰国两年多了，而1975年起统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亦称“赤柬”）被越南入侵赶下台还不到一年。八年后，他的《儿子，你要活下去》（Stay Alive, My Son）出版了，讲的是他个人的遭遇。在讲述那个腥风血雨年代亲身经历的书中，这两本都属于最佳之列。

很多其他活下来的人也写了回忆录。电影《杀人场》（The Killing Fields）1984年首映，从此风行全世界。在这个电影的鼓舞之下，这类回忆录呈百花齐放之

势，尤其是旅美柬埔寨人更是佳作频传。有两部书尤其好评如潮：一部是《他们先杀了我父亲》（“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作者是隆翁女士（Loung Ung）；另一部是《碎玻璃浮起的时候》（“When Broken Glass Floats”，“碎玻璃”在柬埔寨谚语中，象征“邪恶”），作者是桑利特·西姆（Chanrith Him）。这两本书都是2000年初出版的。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常常都写得非常生动，极其感人。品雅特海这部回忆录就是这样的书。但是，大多数回忆录和他这本相比，有两大不同。

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五十多万柬埔寨人逃到了国外，加上新成立的柬埔寨亲越政府公布了大量资料，揭露已经垮台的红色高棉政权种种罪恶，于是真相大白于天下，所以后来的作者得以充分采用这些信息。此外，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其作者在红色高棉当政的时候，大多年纪很小，有的还是小孩，有的才十多岁。而品雅特海在1975年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已经结婚，有了三个孩子。这一点，他和已经逝世的华人后裔吴润汉（Haing Ngor）差不多。吴润汉已经获得了电影《杀人场》（The Killing Fields）最佳配角奥斯卡金像奖，又于1987年出版了动人心弦的回忆录《柬埔寨历险记》（“A Cambodian Odyssey”）。品雅特海在革命前已经是一位体面的土木工程师了；吴润汉当年也已经是成功的外科医生。两人都隐瞒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技能，没有向原始主义的红色高棉交代。但是，正因为他们成熟的、警觉的专业人士，所以才能仔细观察、评估红色高棉运动，这是少年儿童做不到的。

《儿子，你要活下去》(Stay Alive, My Son)两书的区别，书名就反映出来了。《杀人如麻的乌托邦》(L'Utopie meurtrière)写的是作者对柬埔寨社会、对红色高棉意识形态和所作所为广泛深入的思考。品雅特海痛失亲人，辗转逃亡，深感有必要弄明白红色高棉的起源和企图，并讲给世人听。他也想把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和所作所为与记忆中的革命前生活进行比较。作者不仅要把《杀人如麻的乌托邦》(L'Utopie meurtrière)写成回忆录，还要写成声讨红色高棉的檄文。刚开始写的时候，红色高棉还没垮台，法国和其他地方有少数激进分子声嘶力竭地为他们叫好。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1980年。书中讲述他悲惨的遭遇，令人不忍卒读。

《儿子，你要活下去》是1987年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的，屡获佳评。本书讲自己事多，讲别人事少，主要描述书中人物的经历、情感，讲述作者个人的悲惨经历，以及红色高棉政权的残暴。本书是原文再版重印，并且加上了专为此新版本写的材料。作者对自己人生的叙述，是这两本书的核心，所披露的情况是骇人听闻的。

1975年4月，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家子，一共十八口人，三个老人，八个大人，七个孩子，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全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叫他们去开荒种地，当农民，白干活，不给报酬。把城镇居民赶出去，把城镇清空，这是红色高棉的一项基本国策。红色高棉领导人大言不惭地说，清空城市是史无前例的，非他国革命所可比拟。

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的家人被赶来赶去，辗转各个集体工地，他们尽量守在一起不离

散，最后流落到巴萨省（Pursat），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又都干重体力活儿，全都病得站不起来了。1977年初，在悲惨的境况下，家人大多都死了。正在这时，有个过去认识他的人，揭发他是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被处决，他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决定带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两个月后，品雅特海安全到达了泰国，可是他的妻子却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当时，全家人都没了，除了他，就剩纳娃一个人还活在世上。

孩子还活着么？这只是品雅特海的希望而已。出逃前的那一年，品雅特海的父亲重病在身，临死之前嘱咐他一定“要活着”。品雅特海九死一生逃难去，临走之前，也是这样嘱咐他儿子的，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全书都是悲惨的，这两个地方最揪心。从此，儿子断了音信，现在下落不明，死活不知。

近代史上，像红色高棉这样恶名远扬的政权实在不多。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柬埔寨被一小撮所谓的“马列主义”狂热分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效法中国“文革”浩劫，夜郎自大，错以为柬埔寨“革命”潜力巨大，经过二十年秘密活动，再经过五年内战，打掉了亲美的无能政府，一举夺取了政权。这个亲美政权也是1970年兵不血刃就夺取了政权的。红色高棉上台的时候，正好是在越共占领西贡前两星期，所以他们自以为柬埔寨“革命”比越南革命更纯粹，更快捷。

红色高棉从来没有过治国经验，满脑子异想天开的宏伟蓝图，要推翻现状，一夜之间建成乌托邦。他们获胜前的漫长征程，一直都是秘密活动，认为严守秘密才能成功。夺取政

权之后，刻意掩盖“社会主义”动机，继续处于暗藏状态，向外界隐瞒柬共的存在。该集团自称“革命组织”（Angkar padevat），其头领自报姓名波尔布特，以前当过中学教师，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他的副手，一个叫农谢（Nuon Chea，译注：华人高棉人混血儿，中文名：刘平坤），一个叫宋先（Son Sen）。这两人都是职业“革命”者，心狠手辣，掌管国家安全机关。1975年4月，这三个人连同他们的同伙和老婆，依靠数千名招来的新兵，发动了一场世界历史上最快捷、最严厉、影响最为深远的“马列主义”革命。这些新兵大都是从柬埔寨乡下穷人当中招来的。

这个“革命”组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财产，关闭了市场，关闭了法院，关闭了办公室，关闭了学校，取缔宗教，驱逐僧侣，拆散家庭，禁止珠宝首饰，禁止体育运动，禁止婚外恋，柬埔寨全国城镇人口一律赶出城外，实行空城，不许在市内居住。紧接着，这些领导人要求把全国农业产量翻两番，推行“自力更生”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柬共靠上了农村的穷人，叫他们感谢他们，效忠他们，还要叫他们掌权，借助各色人等办事，这些人有当过兵的，有上过学的，还有已经加入柬共的农民。

1975年4月以后，上面有令，柬埔寨人人都必须“建设”国家，“捍卫”国家，以取得“独立自主”。农村贫民是“革命”的先锋。在柬埔寨光辉历史的感召下，“革命”一来就被裹挟了进去。他们所谓的“独立”似乎有个特殊含义，指的是把越南那种近乎“常规”的共产党政权摆脱掉。“自主”是说农村贫民要接管柬埔寨社会，掌控柬埔寨的经济。像品雅特

海一家这样的所谓“新人”，拒绝参加革命，又没干惯体力活儿，就被列为“国家的敌人”（kbot cheat），受到严厉处置。成千上万的“新人”被杀害了，就是因为他们“成分不好”，“家庭出身不好”，和前政权有瓜葛。红色高棉干部给“新人”开会，政治学习，会上总是翻来覆去讲这句不祥的咒语：“留着你们没用，没有你们也无损于一根毫毛。”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柬埔寨江河日下，越来越不像样子。红色高棉政权大搞“超级大跃进”，稻米产量也要大跃进，定的指标不切实际，结果，经济很快就衰退了。全国很多地区没粮了，大饥荒跟着就来了。官方计划不周，上面瞎指挥，造成劳累过度，食品短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全国遭难了。1975年4月到1979年1月，柬埔寨至少死了一百四十万人，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有累死的，有营养不良而死的，有患病得不到妥善治疗而死的。其中，很多人是因为“革命组织”妄自尊大，拒不接受外国医药、食品、器械才死的（来自中国和北朝鲜的援助大部分被柬共据为己有，因此秘而不宣）。

红色高棉当政期间，全国除了一百四十万人死于非命之外，被定为“国家的敌人”而遭到处决的，至少还有四十万人，很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很多人都是在工地当场处决的。工地上，不论男女，凡是批评红色高棉政权的，凡是隐瞒个人成分、家庭出身的，一经发现，就地枪决。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再教育中心”被处死了。所谓“再教育中心”，条件都极其恶劣，那里处决囚犯是家常便饭。柬埔寨东都地区，曾经遭到越南短暂入侵。1978年，那里屠杀了大批官兵。1976

年到1978年柬共中央进行大清洗，成千上万的党员被处死。

红色高棉造成的死亡人数，按人口比例估算，五人当中有一人死亡，也有人认为，六人当中有一人死亡。因为被害死的人大多是柬埔寨人，也称高棉人，所以，法国作家让·拉古兑（Jean Lacouture）造出了一个新词“种族自我灭绝”（auto-genocide），用来形容柬埔寨的大屠杀。人口学家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搜集出了统计数据。虽然品雅特海（Pin Yathay）当时还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已经先于让·拉古兑（Jean Lacouture）得出了同一结论。他在书中写道：“我们一天天眼睁睁地看着本国人民消灭本国人民。”

品雅特海遭遇红色高棉而大难不死，所以他这本书字里行间有逃出地狱的胜利感。作者的遭遇非语言可以形容，像很多九死一生的人们一样，他决心要作证，要让后人记住，要活下去，这个决心支撑着他熬过了苦难岁月，没有这个决心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这本书和后来出版的很多回忆录相比，更加细致，洞察力更强，它不是把一切简单归为光明与黑暗而已。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作者都是当年柬埔寨少数社会精英的子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少年儿童。他们的回忆录里，一幕幕往事都是暴政无端残忍，人们枉遭苦难，损失惨重，不可饶恕，书中一面是非人的红色高棉，另一面是孤立无助的无辜受害者。这些故事类型都差不多，最开始是中产阶级童年时代娇生惯养，幸福天堂，忽然坠入红色高棉不可思议的地狱，最后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上，安全感多了，神奇感少了。本书故事的轨迹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作者所描述的红色高棉人物形形色色，有人死

心塌地，有人投机钻营，也有人糊里糊涂、见财眼开：这些人能干出常人料想不到的残忍勾当，偶尔也能做出一两件善举。书中所写的“新人”，有的是很缺德的，很多红色高棉干部都贪污受贿。作者描述了他干活的地方黑市生意兴隆，有米，有药，还有其他东西，“新人”有美元，有服装，有珠宝首饰，黑市就火起来了。如此生动地拆革命的台，拆得神不知鬼不觉，又拆得轰轰烈烈。后来出的回忆录，因为作者当年还是小孩，是没有这种眼光的。本书和吴润汉（Haing Ngor）的电影（“杀人场”）偶尔的确给人带来些许快慰，你看这些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心眼儿多得很，把那些大字不识、心狠手毒的看守们忽悠得晕头转向，有时占他们点儿小便宜，有时让他们关照关照，有时还给孩子多弄几口饭吃。

这些人本来吃苦耐劳，生活得很体面，红色高棉剥夺了他们蒸蒸日上的前途，剥夺了他们的专业地位，也剥夺了他们的健康。红色高棉工程设计出错，医疗出错，本书作者和吴润汉（Haing Ngor）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如果请他们来做，这些错误本来都很容易避免。红色高棉政策一贯彻下来，本书作者品雅特海一家就死了十六口人，他父母死了，妻子死了，三个孩子只剩下一个。换一种体制，他们都不会死的。可以理解，作者对红色高棉的所谓“革命”做出了严厉判决：“‘革命’革得自相矛盾：总是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而这两者都掉在这个制度的陷阱里，出不来了。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理想为名，无恶不作。绝对权力绝对会腐败。”作者最后这句话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正说中了红色高棉，也说中了任何其他疯狂的、失控的政权。

本书作者从来都不是狂热分子，只心甘情愿地作他的柬埔寨一介小资而已，可是却被划为“人民的敌人”。狂澜吞没了他，他奋力顶着世道的狂澜游着，也曾心存希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可是世道变了，无知的人得势，暴力受到赞扬，受过教育的人最受打击，最受批判。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保护好家人。柬共这个乌托邦，治国无能，杀人如麻。皮包骨头的作者就是铁证。周围的人，很多都是他的亲人，身体没他这么健壮，意志没他这么坚强，全都绝望了，没能挺住，一个个先后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品雅特海没有绝望，没有死去，竟然顽强遵循着他父亲的遗训，九死一生，活了下来。

《儿子，你要活下去》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场“革命”走上了邪道，为了几个实行不了的念头竟白白葬送了千百万生命。这个故事，写得非常详尽，读起来阴森可怖。作者一个人靠勇气、靠机智，总算逃了出来，可他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又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

大卫·岑德勒 (David Chandler) 于华盛顿

(译者注：大卫·岑德勒是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官，世界著名的柬埔寨历史权威，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退休教授，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教授。著作包括《S21监狱狱中寄语：波尔布特秘密监狱的恐怖与历史》)